皇清文穎續編

解

易言心解

朱珪

易之言心者十一卦泰象乾坤之交六四傳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謙取艮六二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復取震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坎之彖詞曰有孚維心亨傳曰乃以剛中也說卦傳坎爲心病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咸取兑艮彖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明夷取離其六四象曰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傳曰獲心意也益取風雷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傳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恒凶繫詞傳曰易其心而後語井取坎巽九三曰爲我心惻艮之九三曰厲薰心傳曰危薰心也旅取離九四曰我心不快傳曰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中孚取中虛其九二之傳曰中心願也同人取離其九五繫詞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繫傳文

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能說諸心又曰中心疑
者其辭枝合而言之八卦皆可以心言矣乾坤之心
見於靜中之動風雷之交見於益恒有孚惠心則吉
立心勿恒則凶坎離之交誠則維心亨不則爲心病
天火則斷金如蘭地火則獲心入腹澤山之交虛則
感人心而和平窒則艮其限而熏心虛實動靜之間
心之妙用盡之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以此洗心以此說心易其心

而後辭中心疑而辭枝言爲心聲可不慎歟

珍符解謹序　王宗誠

臣宗誠稽首頓首言欽惟我

皇上丙御紀元

龍飛九載歲開甲子時啟春陽昭

重光復旦之華篇

紹衣纘緒之美懋舉盛典

賜幸蓬山祇循

高宗純皇帝九年之制禮備樂具

惠行闓流彩煥五雲畢逹七曜千官舞蹈萬國企瞻
臣世沐
醇膏備員詞苑趨承
玫陛榮遘
隆儀葵藿之忱非可言罄臣學殖駑陋蠡管徒持謹
按唐臣柳宗元有貞符解頌宣唐德而璿辭失
實雕麗非經伏念臣遭遇
聖朝

文思光被竊託衢歌之末縷攄驩忭之衷謹擷前漢

司馬相如珍符之語而推本於

大聖人之文德卓冠典謨事徵諸實撰珍符解一篇

測景鑠而申微悃其辭曰

粵若稽皇䝉樞龍馬綠圖始胙曆渾式迪苞符亦越

斷鼇雨粟紀鳳師雲七十二家封岱勒成金簡石礪

笙典珠璸雲燿霄擲跨越嵩滇然未若

熙朝之鏡萬寓燭四瀛備哉燦爛靡不宣臻而溥

文化之絪縕者也於穆
昊綷旭冉清陽光啟
聖清篤祜無疆
肇基東震以熾以昌白山巀嶪以樹峻綠江奫瀠以
流長迺眷禧錫羡蕃釐儲祉虔鞏劼毖以長發我
朝
列聖之庥祥洪惟
太宗文皇帝纘

太祖之神武沛湛恩之龐鴻恢恢乎大猷彪被設三

院於

禁中

世德繩承文謨符契

龍光亶其優渥風雲湊其遭際蜚英者景附而響臻

味道者濯磨而砥礪

世祖光宅區夏建鼐上京仍留都之鴻制拱辰極以

蓬瀛爰復建廨立署嘉會臣鄰衷玉河而右迤枕金

墉而左循構櫨粢閑庭唐廡楹緬深嚴以窔寮覘前
代而式增沙堤蜿蜒亘其前梐桱峙㞦時其旁敞登
瀛之仙署備熀爚而煒煌道德仁藝龍飛鳳舞之篆
翥紫雯而垂金薤我
聖祖特頒乎玉堂寶善之額宋儒之箴學士之柏狀
元之廳韋齋士轂之字孟玟昌黎之楹劉文宗之題
井柯竹岩之新亭耀紅壁沙板於雕碣庋縹囊緹帙
於文㯏引

太液漩澴於沼列翠珉矗扆於庭高槐蓰褷而蔓蔚古桑遠揚而葱青紅蕖艷秋而霞艷白燕睇春而雪翩離疏釋屩掎裳連踊僉爾而進者挹黃須邀青會軼埃壒而沖舉凌紫霄而上升重荷
世宗闓澤道洽化醇教習則增置館宇庶常則月給饟銀敷文建極海鏡天臨鋪觀曩代之承明金馬石渠蓺閣東觀北門集賢麗正之歲糙粢頤方斯福矣宜寂寥而無稱也仰昔

高宗純皇帝御寓之九年時當甲紀治本寅虔敎訖

乎月窟日域光汁乎壁府奎躔乘

鸞輅樹虹旃臨蘭臺蹕花甎從官颺翠侍臣珥蟬聆

蹌濟濟翼翼然也給緡錢而重葺標

璿牓以高懸潔堯鍾舜觚以剩醴羅籩雉伊鵠以張

筵

寶翰摛而丹苞下

龍藻摛而景星旋然猶兢兢惓惓純犟勞謙俯采虛

臣燕國之什選掇漢殿元封之篇

帝曰俞而臣曰都前者喁而隨者于太和之氣磅礴

翔洽鞻鼓軒舞蓬乎通衢賡歌喜起復哉

帝者之上儀我

聖皇所爲嚴恭祇翼緡庥

聖緒而御

法駕以臨華蓋乘青陽而炳黃圖也且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矣天瑞地符於何不有殊琛異

賁靡所不阜然而賓連潤達華萃朱草緯書神其應
聖代畧之而弗徵蒲梢天馬珠犀桂蠹前史臚其寶
盛世攬之而弗珍其必結六連箟三極而遹觀厥成
勤思乎仁巢賢杖而并包乎禮圃書林逖覽古之喆
后誼辟統輯元元者嘗訪大隗於具茨學籙圖以爲
師豐年龍衮之頌巾机山垤之辭大唐之歌謗然神
人之咫念茲靈蘭翠嬀郊寶金枝皇煌帝諦茂渠埃
規追至我

朝廷熙洽羣經表彰

御撰

勅撰圖史爲皇甲乙丙丁之庫淵源津湖之藏文宗

文瀾文滙墳吳山越水以縹緗馬馱龍聽之簽虎符

鳳篆之章文事賅備不可殫詳貞元會合以至於我

聖皇

聖皇以徇齊敦敏之姿日新緝熙之學亹亹焉孜孜

焉疑

寶祚而承之自柔兆執徐
臨御以來蘿圖瑤席
之暇晨披
勤民紀睫
幾暇摛辭
黃綾正本八年一集倬乎若雲漢之昭垂也列乃崇
尊謚而
孝德光

謁
橋山而
典章茂
親洪縻而
帝耤豐
誦
實錄而
宸謨授修

玉牒而丹㡳藩續庫書而瑱函富
御講筵而綵訓宣
臨圜橋而頌聲奏迺舉孝廉詎假左雄之議迺新黌
舍無待翟酺之求迺祀
文昌仰闕規之特創迺
詔太學重八紀之肇修敬編乎六十年來而係分月
緯嗣纂乎廿三載後而典重天球爰
命學臣汝訓士而裁成是職爰

咨晝吏汝卒勵而諭教宜周爰重髙年而黄髮亦欣獲雋爰廣士額而靑衿並荷齊收宗學宗科試星濱而桂枝蓮炬
恩鄉恩會踴珠榜而鱗集仰流講官增設於華班而幄承雙日吉士廣培夫芸館而境擬十洲當是時也四門達聰五明啟扇蓬涌原泉洶湧曼羨欲翕寰闈澍濡圻甸
天子盎淵然寅念撫茲瑢圖曰惟

天惟
祖宗篤畀朕以丕丕基崧猷鴻業景祚麗䄠將緜萬
嗣緜來茲曷敢不扇翼翼顯巍巍以寅紹
列祖以敬敷
文思今旣皐安卧鼓偃伯靈臺矣天河洗甲時雨銷
氛羽干而八蠻謐籥勺而三省清金鄰黑齒之邦企
踵而面內典屬鴻臚之掌鞮譯而來庭
武功藏而文事舉

前光迪而舊章遵惟蓬觀之歷麗寶圖書之秘府

召司空其庀材俾匠人以治礎清華勵品之

寵褒天祿儲才之

嘉予

詩五萬

文三編芝函

聖製以

頒之經十三字一體石刻成均以貯之詞垣領袖則

保傅晉錫以優之農曹供奉則宮贊升階以敘之顏
兩朝之諭於新楣存勝國之碑於故所九年作肇周
甲重新五趯來備特夏含淳其干閼逢其枝困敦其
日癸亥其月仲春左雲螭而右月駟前朱鳥而後鉤
陳六星蕆匡而扆
蹕五嶽策彗而清塵駐葩瑵金莖於玉署騰彤煒紫
烝於芳晨於是蔭華芝之蓋
謁

宣聖之祠覽連雲之玉軸觀林立之穹碑繞篆烟於
黼座迸旭影於蘭墀杏蕚紅而早鶯囀瀛洲綠而東
風吹
天顏有喜臙爾而怡顧謂羣臣發言爲詩
賡歌東音繼治也分韻卅八錫類也柏梁體沿康事
也宋寮載賡展志也遠紹卿雲糺縵之庥遐追卷阿
梧鳳之瑞飫聆天保升恒之祝深維棫樸薪槱之道
然後儲與扈冶考鏡雅記邁房杜之風猷超沈宋之

辭義挹九醞而酌三爵擢象約而羹觿翠韶樂淸樂

大樂之器陳於階墜乎顯乎慶乎之章區其次

睿藻金函之錫羣荷

陶甄尚方珍品之

頒渥叨

德意纓緌緌若吮毫受簡之臣捧慶雲之五色侍

聖人於蓬壺聆樅鏞之條暢譜璈奏於謌扶相與依

光獻

壽變欽䜋龥敍爰拜手稽首而稱曰

隆善繼善述之

醇治

承惟精惟一之

前謨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斯

萬億年有道之珍符也

執中建極解

陳用光

稽上瑞者咸稱圖書漢儒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臨下土天下戴之九洛之事言洛書也漢儒言圖書之瑞自堯舜以來皆有之夫瑞不在於天珍地符之疊至而在於於變時雍修和有夏之治化治法本於心法堯舜禹以執中爲授受之心法湯曰建中武曰建極極

郎中也建之於皇躬者嚴人心道心之分而著之於
天下者偏陂好惡之胥化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夫
是之謂執中夫是之謂建極夫是之謂上瑞我
皇上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故能化天下爲堯舜禹
湯文武之天下嘉慶四年四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欽天監以上瑞具奏
皇上弗令宣示史館以示應
天以實不以文之至意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此洪範

所謂
皇極之敷言也是故
南北郊之明禋所以
敬
天也每日
恭閲
先朝實錄所以
法

祖也稽古右文而修文頴以宣一道同風之盛纂唐文以昭顯微闡幽之道則文思之協於堯也克詰戎兵而楚蜀白賊之殺靖於前閩粵水師之振武於今則武功之陟於禹也廣言路而明目達聰之用協於舜儆有位而三風十愆之戒協於湯軫稼穡之艱難而無逸陳書於殿陛蠲賑貸粟於寰宇且耕織有圖木棉有詠則文

之康功田功而武之祇適文考者
皇上實善繼善述於
列聖之緒而兼文武之道焉惟我
朝
聖
聖相承文謨武烈之垂於
實錄者超軼乎前古故重熙累洽之升於大猷者暢
泝乎垓埏我

皇上適追來孝
世德作求萬年茲以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夫是之謂
達孝蕬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即我
朝
列聖相承之道我
皇上執中建極以紹
列聖者紹堯舜禹湯文武此

蕃蘁之所以懋介而
曼壽之所以錫羨也是故福者天下之所共欲人君
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爲善以日圖致福之道
是乃聚衆福以敷錫於民也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
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
而可以使之攸好德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
好德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我
皇上錫福之道旣宵衣旰食勤求治理於平時而當

慶節昌期復特沛

鴻施養老慈幼蠲賑賜復增秩晉爵赦過宥罪

詔旨所頒雲行雨施物與无妄此所以執中建極之

劼毖於

聖學者夙夜

基命於宥密而

錫福於四方以承

天庥之滋至者億萬載昭

垂衣端拱之郅治也

序

尚書注疏考證後序

齊召南

臣

召南謹言孔子序書斷自唐堯下訖襄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立極敷政寧人之大經大法燦然具備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

上祕府事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半西京劉向合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大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鈌簡復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行江左河北猶守鄭康成注至隋開皇始頒孔傳於學宮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譔五經正義於是尚書之說專用孔傳而鄭注遂佚不行說者謂注經家其由

最後其傳最遠尚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半潁達同時有馬嘉運摭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謬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疑傳者半矣劉敞王安石程子蘇軾考脫簡訂句讀每以新意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依序酌傳猶不過畧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根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

書皆僞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輩直謂尚書
眞者半僞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爲經當
留者半刪者半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
較二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僞
泰誓白魚赤烏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
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蚪爲隸古不無得
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
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閱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

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間遂合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犁然足爲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敘後起箕疇湯誥言降衷恒性仲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基本具在古文不可没也如必尋瘢索垢則今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譌字別在所不免據論語孟子有堯命舜命

契之辭則堯典有缺文也據左傳范燮苑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俄空夔曰之文再見康誥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半以告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爲禮經獨於古文嘖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十萬言之煩猥也又非若馬鄭諸儒動據中候璿

璣鈐考靈耀諸緯之怪誕不經也孔疏於制度典章
徵引賅博隨文剖析時有折衷如解武成謂簡編斷
絶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其然解皋陶
謨庶明勵翼兼采王鄭二家解泰誓謂文王是追稱
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據經正史記之違據傳闢緯書
之妄有功聖經實為趙宋諸大儒道之先路縱或曲
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
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由斯以談即疑傳疑疏

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生諸儒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爲集傳宜毫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於信者半疑者半況孔傳作於前漢孔疏作於唐初者哉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卽解釋聖經而其難已如此乾隆四年奉
勅校刊注疏尚書二十卷臣學健臣浩臣泰臣九鑑
臣邦綏等前後廣蒐善本對讐是正訂譌補缺加之句讀以付梓人今年冬臣召南奉

勅再加審定輯爲考證如干條附各卷末其無可證

雖疑不敢輒改志愼也

春秋左傳注疏考證後序

齊召南

臣

謹言傳春秋者三家左氏立學官最後然傳世久且益盛迥非公羊穀梁所能及葢作傳者親見策書熟知掌故說經雖畧而事寔甚詳爲例無多而史文賅洽自惠公生隱桓下迄獲麟以後趙魏韓分晉以前三百年中列國之世系遠近王覇之先後盛衰公卿士大夫之行事善惡言論是非會盟征伐得失成敗有本有原瞭如指掌學春秋者非此不足以考其

顛末夫豈師弟子口相講授更歷數世始著簡編事涉傳聞義多穿鑿者所可同日語哉自漢及晉二傳寖微杜預博極羣書自云左癖以其生平精力萃於經傳又承劉歆賈逵許淑穎容服虔諸儒後尋端究緒含短取長分傳附經爲之集解大而天官地理細而名物典文靡弗剖析淵微敷暢旨趣是以學左氏者稱邱明爲夫子素臣卽稱元凱爲邱明功臣雖偏私黨護間有瑕疵如崔靈恩衛冀隆所難劉炫所規

然亦猶夫范升摘左氏之違何休祖李育之議朽壞一撮會不足以輕重太山此唐初詔孔穎達等撰疏專用杜注左傳以解春秋配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而為五經者也是書既登帙浩繁國子監本相承雕刻譌舛滋廣經傳字畫時有異同杜注亦時有遺脫陸氏釋文及疏尤附麗失次烏焉亥豕觸目紛綸今幸

奉

勑校刊臣等謹將石經及舊本是正疏所徵引載籍

各以本書校之其書今世所無字句即涉可疑仍從
舊本不敢稍爲更易以志愼也至如先儒說經有關
於左氏長短補注有助於杜氏訓釋他書引用有足
與孔疏相發明者亦隨事各附卷末以備一經之考
證恭錄進呈
御覽臣　等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春秋公羊注疏考證後序

齊召南

臣謹案公羊疏不知撰人姓名其文與孔穎達春秋正義楊士勛穀梁疏體式稍殊發明甚少國子監刊本較他經最多譌脫失次經傳及注尚賴陸氏釋文可以考正而疏所引春秋說若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之屬其書之亾久矣無所取證竊嘗以爲公羊一家厥初極盛傳世久而愈

微言春秋者往往譏其妄誕不經斯非公羊之過何休注公羊之過也夫漢世春秋之學獨尊公羊微論鄒夾二家不足並即石渠議而穀梁與長義上而左氏顯師法授受備有源流然一則僅立學官一則終缺博士總覽四百年中朝廷詔令所垂士大夫奏議封章所引乃至決事斷獄立律據經陰陽五行之占世運五德之說蓋莫不以公羊爲宗是豈無所自哉漢承秦後道術散亾至孝武慨然表章六經適得大

儒董仲舒以申其論丞相公孫宏以揚其風於是商高所口授平地敢壽所世傳胡毋生所筆述者著在令甲炳若日星雖前此有張蒼賈誼傳古文之左傳不能與並道齊魯同時有江公傳魯學之穀梁亦不能與分門角立固其勢然也成哀以降僞讖繁興洎乎東京七緯遂與六經爭耀而公羊一家又最號爲善讖時俗所尙通人莫悟其非此何休解詁之作所以縱橫惑溺於緯書邪說觸類引伸至於閉戶覃思

經十七年而始成也夫有傳所以釋經經或得傳而
反晦有注所以解傳傳或因注而益紛豈所謂羽翼
聖言闡揚道教者乎後儒評三傳短長者多矣若專
論公羊則傳之於經也功尚足以掩其過惟注之於
傳也但見過不見功何則公羊經師之學精於求例
而不知史文得於傳聞而不核事實又其視聖人過
高測聖人褒貶進退之意過遠過密故論紀元解閏
月稱祭仲贊宋襄子子反賢叔術衛輒可拒父子胥

當復讐秦伯嘗爲穆公齊仲孫卽慶父杞因嫁女得

侯滕以朝桓黜爵鄭詹甚佞石惡惡人宋以內娶三

世無大夫仲孫何忌魏曼多以譏二名去其一字皆

與事理不合然於君臣大義忠逆大防固已十得六

七焉故曰功足以掩其過也何休於黜周王魯爲漢

立制變文從質例月例時爵列三等區分三世旣不

能執經以匡傳又加之助傳以誣經其最甚者傳所

本無亦爲說以誣傳遇卒葬則憑空周內遇災異則

穿鑿指陳疑鬼疑神不可究詰傳文簡畧兼多闕疑

卽有過當要不至若是其妄誕不經也故曰但見過

不見功也魏晉以後說公羊者益稀于慈期父子孔

舒元所注久已散佚而休之解詁竟得自名一家垂

於千古非經傳之賴休注以明實休注之幸託經傳

以不朽耳今奉

敕校勘於是書尤加詳審凡書局所有各本罔不對

讐正其脫譌其無可證據者有疑皆闕存說於後至

如史傳所引儒先所論有足爲是傳發明者亦節錄

云

春秋穀梁注疏考證後序

齊召南

臣謹案穀梁一書文清義約與左氏公羊並爲聖經羽翼自石渠大議博士聿興五家徧傳訓詁滋廣晉范甯集解出遂與何休杜預鼎立並垂後世言穀梁家未有外於范注者也鄭康成論三傳得失獨稱穀梁長於經王通論諸家注解獨稱范甯有志春秋證聖經而誚衆傳豈溢美歟唐楊士勛疏雖稍膚淺然於范注多所匡正如桓十七年蔡桓侯卒疏謂三傳

無文注家各以意說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疏不直
言祭仲是名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兩載別注及
徐邈說僖元年公子友獲莒拏譏范氏不信經傳四
年許男新臣卒直謂范注上下多違哀十二年用田
賦引孟子以糾范注較左氏公羊義疏曲爲杜何偏
護附會者不同蓋穀梁晚出得監左氏公羊之失范
甯又承諸儒之後於是非爲稍公宋晁說之已嘗論
及惟士勛疏平易近理刊落曲說繁言較各家疏亦

為文清義約顧未有稱之者也近世學春秋家以胡傳爲圭臬即左氏亦僅以文辭習之不求其釋經之義發傳之由況公羊穀梁乎況公羊穀梁之注疏乎然三傳具在學官終如三辰上麗乾象不可誣也穀梁一家所恃以存者僅賴有注疏發明而監本舛譌最甚如莊十三年經文脫及其大夫仇牧六字十四年會於鄄經文脫宋公衛侯四字又如桓公一卷全脫陸氏釋文其餘別風淮雨三豕度河之類不可勝

言從前館閣所藏亦少善本豈非以絕學孤經時所
罕倘故校對不精乎哉今奉
敕重刊廣蒐各本相校是正文字其無他書可證者
概志闕疑所有考證類次附編各卷之末恭繕進
呈
睿鑒臣等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禮記注疏考證後序　　齊召南

臣召南謹言禮記之列學官也自鄭康成注行遂配儀禮周官稱三禮自孔穎達疏行遂配周易詩書春秋稱五經漢時稱五經者禮惟高堂所傳即周官不得比竝唐以後小戴盛傳三禮古經反俱不及其故何耶記本叢書也撰錄非一人薈萃非一說自孔門弟子下逮秦漢諸儒所記竝採兼收故雖不能有純無雜然其大者如大學中庸廣博精微明爲聖賢傳

道之經訓曲禮少儀內則實小學之支流餘裔玉藻郊特牲文王世子實朝廟之文物典章也冠昏鄉飲射聘燕祭諸儀喪服小大雜記服問閒傳曾子問三年問諸篇旣皆儀禮之解詁義疏而深衣奔喪投壺則又古經之佚篇剩簡可以補儀禮所不及者記以兼收並採而純雜相半亦以兼收並採而鉅細不遺選言宏富便於誦習覩儀禮難讀周官不全相去固有閒也此記之以叢書得稱爲經也康成漢代大儒

兼通五經尤精禮學其於記也廓馬融盧植餘業參以儀禮周官異同訂譌糾謬索隱鉤深導絕壑斷港於通川闢榛莽崎嶇爲坦道纚分條貫厥功懋焉雖或旁引緯書時生異解祫禘偏信魯禮王制多指夏殷五廟但守元成七祀惟據祭法六天二地王肅駁其違配嚳南郊趙匡矯其失譬則明堂位儒行亦在記中大醇小疵瑕瑜自不相掩至於禮器制度先古遺文本本原原無非確有根據故卽以宋儒之好去

古注以解經獨於禮則墨守康成亦步亦趨不敢輕於置議豈非天人性命之旨可據理自騁其心思名物象數之學必不可憑虛以擬其形似乎哉鄭注既精孔氏與賈公彥等又承南北諸儒後斟酌於熊皇二家討論修飾委曲詳明宜其書之垂以而不刊也國子監十三經板歲以刓敝謬譌相沿禮記尤甚曾子問禮運禮器各篇正義闕文實多我

皇上稽古右文加意經籍乾隆四年

特命重刊以惠學者在館諸臣徧蒐善本再三讐對是正文字凡六年始付開雕臣召南以講禮家居奉敕郎加編輯較勘之說附各卷後臣學識淺陋不足窺測禮學之萬一惟就見聞所及取鄭氏所爲儀禮周官二注以核此注之從違取孔氏所爲各經正義以校此疏之得失脫文衍字畧志本末其無可據槪從闕疑至儒先論辨有專爲注疏者亦節錄焉謹撰考證六十三卷以仰塞

明詔臣召南謹識

前漢書考證後序

齊召南

臣

召南謹言史之良首推遷固固才似若不及遷者然其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與遷書異曲同工要非後世史官所能及故其書初成學者卽已莫不諷誦服虔應劭而下解釋音訓不異注經更魏晉至唐初名家後先相望而顏師古注折其衷論者以比杜征南注左傳稱爲班氏忠臣不謬也自唐以前書皆鈔寫而校對極精譌脫相承不過數處其有板本自

宋淳化中命官分校三史始也板本染印日傳萬紙於人甚便人間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襲校讐稍疏輾轉失真烏焉成馬故書有板本而讀者甚易亦自有板本而校者轉難固其勢然也以人人所共習之漢書又經師古注釋旨趣畢顯校者似易爲力乃自淳化歷景德景祐熙寧百年之中三經覆校當時名儒碩學才術晁迥余靖王洙所奏刊正增損之條纍百盈千積成卷帙三劉刊誤又別爲書陳繹是

正文字又在宋祁之後亦足以徵善本難得在北宋時已然矣況自宋至明刻本愈雜學士家校讐之精遠不如北宋以前者哉若國子監所存明人舊板於顏注所引二十三家之說十删其五於慶元本所附三劉宋祁諸家之說十存其一卽本書正文字句亦多譌脫則尤板本中至陋者已夫古人撰述旣博不無失檢紀表志傳或彼此乖違郡國官名或後先錯出如高紀書太上皇后書丞相噲將兵文紀書內史

欒布景祀書御史大夫青翟書三輔舉不如法者宣紀書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後之類此皆本書自誤非關後人至如地理溝洫成文酈元注水經特多援引賈馬淵雲辭賦蕭統輯文選時有異同藝文志言儀禮之經倒十七篇爲七十律歷志載積黍之數增九十分爲一千孔頴達賈公彥並師古同時人而所據舊本各別斯則傳寫失眞之明驗也衍文脫字離句辨音三劉於師古注銖較寸量未嘗少假借焉校

古人書義當如是爾乾隆四年奉

敕校刊經史於是書尤加詳慎臣等既與諸臣徧蒐

館閣所藏數十種及

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讐對積歲彌時凡監本

脫漏並據慶元舊本補闕訂譌正其舛謬以付開雕

稍還古人之舊臣召南復奉

敕編爲考證謹採儒先論議關於是書足以暢顏注

所發明補三劉所未及者條錄以附於每卷云臣召

南謹識